

信发(下)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信发在下海取蛤方面运气总是杠杠的。文蛤分布于滩涂极不均匀的,有的区域麇集成堆,有的地方却极为稀少,更气人的是,两者往往相隔几步远。信发就像是长了一双金睛火眼,能瞬间看透沙泥表层下文蛤的分布情况,每次都满载而归。而我永远是倒霉蛋,永远碰不到信发那样的好运气。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下海的场景。我看到一个文秀的少年——他原本白皙的面庞被海风吹得通红——躬着腰,孜孜矻矻地拖着铁刨,他的耳朵像警犬那样如临大敌般竖着,谛听着铁刨底下的动静,抓着文蛤叉的右手随时准备勾取被铁刨刨出来的文蛤。因为过于紧张,我的右手甚至痉挛起来。可是我耕耘的那方滩涂太贫瘠了,铁刨拖多远也不“发市”。实际上,铁刨犁开沙土的声音十分动听,仿佛是来自于遥远的梦境。后来我发现,这声音与裁缝的剪刀划开苏州丝绸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很多时候我被这声音迷住了。我甚至希望能永远这么拖着铁刨在广袤的滩涂上行走。我凌晨两点爬起来,赤脚步行二十华里,就是为了来听这迷人的声音,那也不错,问题是,这也太奢侈了吧。现在当我眺望很多年前的滩涂时,我看到我像个傻子,拖着铁刨在滩涂上走来走去,而不远处的信发却忙得不亦乐乎,他不停地将文蛤从铁刨底下勾出来,投篮似的扔进绑在扁担上的网兜里。有时扔偏了,文蛤就会碰到扁担上,发出“嘭”的一声。那时我又伤心又沮丧。我多希望信发把我喊到他的“领地”上有福同享啊,哪怕是做个暗示呢。其实我完全可以死皮赖脸地跑过去,分他的一杯羹。然而,强烈的自尊心阻止了我,而信发是那种闷头发财的人,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会喊你过去。

不过,信发在另一方面就没有那么好的

运气了,我是指考大学。信发虽然住在小镇东街头,很可能一度以“街上人”自居,但农村却是无法改变的现实。雄心万丈,抱负远大的信发一心想跳出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门,而上大学显然是唯一的途径,我说过,信发是个勤学不倦的好青年,中学时代嗜书如命,到了忘我的地步。我印象最深的是,信发每次坐在灶门口烧锅,都会就着灶膛里的火苗看书,上茅缸也是手不释卷。信发单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,我每每午夜梦醒,从窗户隔着马路看过去,信发小房间的灯还亮着。恢复高考那年,信发志在必得,浑身散发着“舍我其谁”的气息。本来就有功底,考试前又上了补习班,信发信心爆棚。那年我十七岁,在高考的大军里也闪动着我怯懦的身影。那年,因为搬家,我与信发短暂分开了。短暂,是因为两年后我家又搬到小镇上了。那年高考是在初秋,等到分数出来,已经是深秋了。我接到体检的通知后,以睥睨天下的神气骑车朝县城驰去。途经小镇一带,恰与信发相遇。那时信发正在田间挑粪,他当然也在等待体检的通知。以他自命不凡的秉性,他毫不怀疑通知他体检的信件正行走在路上,不日将交到他手中。所以他在等待中耐心做着农活,他也许会想,我就要告别农活了,我以后再无机会亲近庄稼了,他以依依不舍的心情做着农活。他做农活的农田傍着马路,所以他一眼就发现了我。他问我去哪儿。我却反问他有否收到体检通知。他落寞地摇摇头。那时我已估猜信发落榜了,我以小人得志的神情洋洋自得地告诉他,去掘港体检。听我这样说,信发脸色立马变得苍白。后来我发现,失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脸色。我用冠冕堂皇的话安慰他,明年再考嘛,大学的门是永远朝着年轻人敞开的。我骑出很远,回头看了一眼,信发还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。

信发是那种除非你消灭他的肉体,而在精神上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人。我在读书期间——我读的师范设于县城——信发时常来

看我。他早就从落榜的阴影中走出来了,他谈笑风生,一副世界全在他掌控中的样子。他告诉我,他终于挣脱了土地的束缚,在家里开了个电器维修铺。信发是有才的,维修技术完全是无师自通。终日蜷缩于一堆待维修的电器中,边谋生边复习,来年再战。不幸的是,来年他又重蹈覆辙,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。但信发并不气馁,又开始第三次备考。当时我就读的师范,其实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速成班,我们只读了一年半,就分到学校实习了。说是实习,其实是独当一面,正儿八经地做起教师来。命运注定要将我和信发捆绑在一起,就在我分到小镇中学时,信发恰巧也在该校代课,教史地课。上史地课的好处是不必批改作业,信发上完课就一头扑进高考复习资料里。那些高考复习资料,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,早已耳熟能详,但信发还是像当年下海那样,将专注的目光当成铁刨,在那些“高考必读”的“滩涂”上不倦地耕作。信发是被当编外教师对待的,所以他被学校安排在体育室办公。体育室是堆放体育器材的地方,体育教师纪康安也在里面办公,信发被挤在角落里。但信发相信,他能在角落里起飞。小镇中学偏僻闭塞,年轻教师的精神生活似乎只有依赖于谈恋爱一途了,所以当我跟一位姓薛的女教师欲修秦晋之好,人们并不觉得奇怪。我们白天要忙于教书育人,无暇沐浴爱河,只好留在晚上了,这就好比把最好吃的菜留到最后。我发现,在白昼沐浴爱河与在星光下沐浴爱河,绝对是两种感觉。每天晚上谈完恋爱,已经是夜半更深了,而信发还在体育室复习,他伏案的背影在我看来多么悲壮。这让刚从温柔乡出来的我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。后来我想,那种负罪感是对过早谈恋爱而挥霍时间的觉醒和愧疚,而让我绝望的是,我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。再后来,我又觉得那种负罪感是上苍对我的惩罚,爱情是罪愆的同义词,过早盲目地触摸它,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,而那种负罪感其实是对你发出的信号。信发连考五年,均以几分之差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。该有多么强大的内心,才能经受住这样的失败。后来信发考上了如东电大,这多少安慰了他,不管怎么说,“电大”也算是大学啊。



濠河之子

郭俊摄

植物芬芳

□王春鸣



花边系马

我从小喜欢有香气的植物。薄荷,留兰香,藿香,佩兰,艾草,菖蒲……那都是童年的原野里常见的。藿香茶、风油精、清凉油、樟木箱子里的衣服……用气味建构了一个回忆世界。大自然里,花要凋谢,果实会腐烂,你都能在一年四季中看见它们的下场。只有气味不会,有时候仿佛消失了,可是因为几滴雨、半轮阳光、一杯开水,又会重新从木头的纹理深处、枯掉的叶脉尽头钻出来,就好像一条羊肠小路钻进了山林,九曲十八弯之后又从那头蜿蜒而去。

人很厉害,能把捉摸不到的香气都给吃了。小时候曾经吃到桉叶糖,味道凉凉,带着冲鼻的樟脑味,和薄荷糖也不太一样。后来知道它的外国名字叫尤加利,它像独木舟一样的树叶是考拉喜欢的食物。如今买不到桉叶糖了,MUJI的店里却有一种尤加利精油,我喜欢在干燥冬夜滴入加湿器,和雪松、香柏混在一起,梦境中就有了远方的森林。

爸爸走了以后,妈妈总是失眠心悸,我给她买来迷迭香和薰衣草精油做香薰,不求治愈,只希望剩下的天长日久里,苦涩中有一缕清气,就像没有消失殆尽的爱,缓慢地释放,细微地安抚。

但是生活总是人世和现实的,我也更喜欢

那些可以做菜的芬芳植物,新鲜的迷迭香叶子烤黄油面包片,比香薰其实更得我心。莎拉·布莱曼有一首飘着香气的《斯卡波罗集市》,迷迭香和欧芹,鼠尾草,百里香反复地在歌声中出现,我觉得我们家竹林里的野芹菜和湿地里的水芹、白芹,也许比欧芹更香更好吃。

与蔬菜相比,又更偏爱不能单独食用的调味品,比如胡椒。据说胡椒们(黑胡椒、青胡椒、白胡椒、红胡椒)是西餐烹调的灵魂,黑胡椒和青胡椒是未完全成熟的胡椒果实风干制成,白胡椒是成熟并去除了果皮的精制品。我只买到过黑白两种,感觉白胡椒更老辣一些。而碾磨瓶里黑胡椒粒,像精彩的形容词,给菜肴带来香味起伏的颗粒感,让自家母鸡的蛋做的煎蛋也有了异国风味。

有一次去泰国,又知道了香茅草,买了一打青草药膏。当然做成吃的更好,冬阴功汤,几只虾被柠檬果、柠檬叶和香茅草反复地调味,酸辣浓香一口口下去,就像辞职、骂人、摔东西一样快活。烤鸡烤鱼的时候,它又被称为柠檬草。

还有罗勒,一个来中国 Home stay 的意大利孩子在我们家做饭,步骤严谨:水开,放意大利面,煮九分钟,调入番茄酱,洒奶酪,然后大喊罗勒罗勒。我家当然没有,它要长在又热又干的地方。这有点茴香味道的植物,除了煮意大利面,还可以煎蛋、煮西红柿汤,甚至配制酒。曾经在南京上海路的一个酒吧里,喝过一杯罗勒鸡尾酒,诡异的清香,回家以后,感冒就好了。

然而中国的许多香料我却是不喜欢,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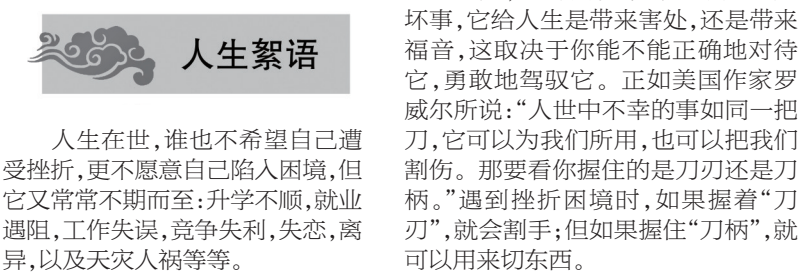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生活总是入世和现实的,我也更喜欢那些可以做菜的芬芳植物,新鲜的迷迭香叶子烤黄油面包片,比香薰其实更得我心。



困境,会因人而异变成不同的契机,赋予不同的意义。它会让强者,也会毁灭弱者。

困境是把双刃剑

□凌 云



人生在世,谁也不希望自己遭受挫折,更不愿意自己陷入困境,但它又常常不期而至:升学不顺,就业遇阻,工作失误,竞争失利,失恋、离异,以及天灾人祸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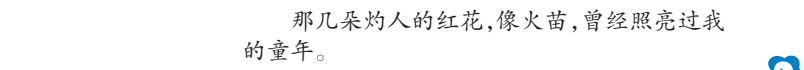
的确,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。”人的一生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,受挫折、遭困境都在所难免。然而,每个人对待挫折困境的态度不同,最终会造成不同的人生结局。挫折困境可以使人精神崩溃,乃至一蹶不振,但也可以助人成熟,把人推向成功。

爱迪生为了寻找电灯的灯丝材料,先后淘汰掉一千种材料。面对每一次失败,他非但没有气馁,反而乐观自信地说:“我又淘汰了一种不适合的材料,离成功的机会又增加了一步。”爱迪生挫而不折、难而不退、屡败屡战,终于收获了成功。

人生本来就是在成功和失败之间荡秋千。成功和失败就像一对孪生兄弟,总是相伴而生。正所谓:“祸兮,福之所伏。”困境的背后总是潜藏着无限的福源,很多时候我们在抱怨困境的同时并不知道,战胜困境的层层障碍之后,就会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景。

那么,同是挫折,为什么对有些人会成为动力,助人走上人生的良性循环,而对有的人又是阻力,使人陷入困境不能自拔呢?这是因为,当人面临挫折所造成的强大心理压力时,会出现两种应对模式:一种是只看到困难、威胁,遭受的损失,从而焦虑不安、悲观失望、精神沮丧、一蹶不振。另一种是面对现实,沉着应对,冷静地分析遭受挫折的原因,找准自己的那块“人生短板”,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,从而摆脱困境,成为生活的强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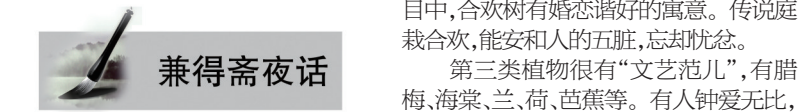
纵观林肯的一生,可以说充满了悲剧的色彩,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,都有失败的阴影,然而他没有沉沦,而是在失败中不断总结经验、汲取进步的营养,最终成为一代伟人。林肯的经历生动证明:挫折是能人的无价之宝,弱者的无底之渊。一个人只要有足够的勇气面对挫折困境,拼尽全力,坚持到底,那么完美的成功总会来到你身边。



那几朵灼人的红花,像火苗,曾经照亮过我的童年。

庭有嘉树

□杨 谓



这几年农村富裕,村民们有了余钱余暇和闲情,许多人家便修起了漂亮气派的庭院,门前屋后,沟边田角,荷花种树的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更有个别,在外发了大财的,在老家设法“攒地”,建起了偌大的园林。走在乡间,但见一年四季花开不断,令人如游画中。农村常见的花草树木有桃、梨、柿、枇杷等果树,也有玉兰、海棠、山茶、垂柳、刺槐、石楠、银杏、冬青、梅、兰、竹、菊、石榴、月季、紫薇、合欢、美人蕉等或用于观赏、或实用与观赏兼顾的植物。粗粗地看一下,村民对花木的选择大约可分三类:

一类是实用实惠型的,如各种果树、竹、银杏等。通常是邻家种什么我也种什么,别人推荐什么我就种什么,手头有什么就种什么。

第二类是用于观赏兼取祈福求吉之意。

月季属中国传统吉祥物,是种植最为普遍的一个品种,因其四季花开不断,故又称斗雪红、长春花、月月红等。

桂花,夏历八月开花,香气扑鼻,花可食,许多“名吃”中少不了它的“加盟”。桂谐音“贵”,“月中折桂”“兰桂齐芳”“富贵吉祥”,在民间都是好口彩,很古的时候人们就把它视作祥瑞依应。禅宗故事北宋黄庭坚在海堂大师的开示下“闻木樨香”,其中的木樨就是桂花。

在农村老宅的庭院沟边,还有一种树比较常见,近年新栽的则不多。这种树叶如羽扇,成双成对,白天舒展,傍晚合拢,花瓣根根如丝,一束一束合成扇状,花色由白渐变为红,到花冠时一片绯红,清香袭人。这种树名合欢,又叫绒花树、马缨花,在古人心

目中,合欢树有婚恋谐好的寓意。传说庭栽合欢,能安和人的五脏,忘却忧念。

第三类植物很有“文艺范儿”,有腊梅、海棠、兰、荷、芭蕉等。有人钟爱无比,比如李渔,“春以水仙、兰花为命,夏以莲为命,秋以秋海棠为命,冬以腊梅为命。”但村民们却另有选择,因此种植的很少。

夏秋季节的芭蕉,大叶婆娑,分绿与窗,景象幽美。清代乔混有《芭蕉》诗云:“绿云当窗翻,清音满廊庑。风雨送秋寒,中心不言苦。”将芭蕉比作洁身自好的君子。传说苏东坡喜欢芭蕉,让人砍植了几株。一日秋雨缠绵,闲适无事的他摘了一片蕉叶,拭净,挥笔在上面题道:“是谁多事种芭蕉,早也潇潇,晚也潇潇。”苏夫人见了,不禁哑然失笑,拿过笔续道:“是君心绪太无聊,让种芭蕉,又怨芭蕉。”

荷花,南通地区偶有集体大面积种植,主要用于旅游资源,村民自家种植的很少。荷花是著名的吉祥物,又叫莲花、芙蓉、菡萏、藕花、水芸、水花等。它是花中君子,出淤泥而不染,是人品高洁的象征,《清明上河图》作者张择端曾为10种花取雅号,称荷花为“净友”。李渔在《闲情偶记》中称赞荷花道:“无一时一刻不适耳目之观,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者也。”荷花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,称佛经为“莲经”,称佛座为“莲台”。由荷花组成的图案常被赋予吉祥的寓意,如一品清廉、连生贵子,并蒂同心等。又因荷花是盘根植物,枝、叶、花茂盛,所以莲花丛生的图案又有世代绵延、家道昌盛的寓意。

昨夜有梦,梦中有一个画面非常清晰:外公家的宅沟边,翠竹之下有两棵花树,绿叶肥大,花色朱红,花瓣儿足有小孩子巴掌那么大,在风中欢舞。醒来后回想,在现实世界中,这是一个曾经十分确凿的场景,那花开在40多年前外公家屋后的水桥边。荷花种草,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爱好,但遭受过多次“冲击”的外公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对“花”的热爱。那几朵灼人的红花,像火苗,曾经照亮过我的童年。